資治通鑑/卷2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二十 唐紀三十六

► 卷二百二十一

起強圉作噩九月，盡著雍閹茂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20卷

卷第二百二十

【唐紀三十六】 起強圉作噩九月，盡著雍閹茂，凡一年有奇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至德二年（丁酉，公元七五七年）

九月，丁丑，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。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，欲擒之；會救至，千里收騎退還，橋壞，墜塹中，反為希德所擒。仰謂從騎曰：「吾不幸至此，天也！歸語諸將，善為守備，寧失帥，不可失城。」希德攻城，竟不克，送千里於洛陽，安慶緒以為特進，囚之客省。

郭子儀以回紇兵精，勸上益征其兵以擊賊。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。上引見葉護，宴勞賜賚，惟其所欲。丁亥，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、西域之眾十五萬，號二十萬，發鳳翔。俶見葉護，約為兄弟，葉護大喜，謂俶為兄。回紇至扶風，郭子儀留宴三日。葉護曰：「國家有急，遠來相助，何以食為！」宴畢，即行。日給其軍羊二百口，牛二十頭，米四十斛。

庚子，諸軍俱發；壬寅，至長安城西，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。李嗣業為前軍，郭子儀為中軍，王思禮為後軍。賊眾十萬陳於其北，李歸仁出挑戰，官軍逐之，逼於其陳。賊軍齊進，官軍卻，為賊所乘，軍中驚亂，賊爭趣輜重。李嗣業曰：「今日不以身餌賊，軍無子遺矣。」乃肉袒，執長刀，立於陣前，大呼奮擊，當其刀者，人馬俱碎，殺數十人，陣乃稍定。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，如牆而進，身先士卒，所向摧靡。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，賊射之中眉，皮垂鄣目。難得自拔箭，掣去其皮，血流被面，前戰不已。賊伏精騎於陣東，欲襲官軍之後，偵者知之，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，翦滅殆盡，賊由是氣索。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陣後，與大軍交擊，自午及酉，斬首六萬級，填溝塹死者甚眾，賊遂大潰。餘眾走入城，迨夜，囂聲不止。

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：「賊棄城走矣，請以二百騎追之，縛取安守忠、李歸仁等。」俶曰：「將軍戰亦疲矣，且休息，俟明日圖之。」懷恩曰：「歸仁、守忠，賊之驍將，驟勝而敗，此天賜我也，奈何縱之！使復得眾，還為我患，悔之無及！戰尚神速，何明旦也！」俶固止之，使還營。懷恩固請，往而復反，一夕四五起。遲明，諜至，守忠、歸仁與張通儒、田乾真等皆已遁矣。癸卯，大軍入西京。

初，上欲速得京師，與回紇約曰：「克城之日，土地、士庶歸唐，金帛、子女皆歸回紇。」至是，葉護欲如約。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：「今始得西京，若遽俘掠，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，不可復取矣，願至東京乃如約。」葉護驚躍下馬答拜，跪捧王足，曰：「當為殿下徑往東京。」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、西域之兵自城南過，營於滻水之東。百姓、軍士、胡虜見俶拜者，皆泣曰：「廣平王真華、夷之主！」上聞之，喜曰：「朕不及也！」俶整眾入城，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。俶留長安，鎮撫三日，引大軍東出。以太子少傅虢王巨為西京留守。

甲辰，捷書至鳳翔，百寮入賀。上涕泗交頤，即日，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，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，告郊廟及宣慰百姓。

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。既至，上曰：「朕已表請上皇東歸，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。」泌曰：「表可追乎？」上曰：「已遠矣。」泌曰：「上皇不來矣。」上驚，問故。泌曰：「理勢自然」。上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泌曰：「今請更為群臣賀表，言自馬嵬請留，靈武勸進，及今成功，聖上思戀晨昏，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，則可矣。」上即使泌草表。上讀之，泣曰：「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。今聞先生之言，乃寤其失。」立命中使奉

表入蜀，因就泌飲酒，同榻而寢。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，泌請使輔國掌之；上許之。

泌曰：「臣今報德足矣，復為閒人，何樂如之！」上曰：「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，今方相同娛樂，奈何遽欲去乎！」泌曰：「臣有五不可留，願陛下聽臣去，免臣於死。」上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臣遇陛下太早，陛下任臣太重，寵臣太深，臣功太高，跡太奇，此其所以不可留也。」上曰：「且眠矣，異日議之。」對曰：「陛下今就臣榻臥，猶不得請，況異日香案之前乎！陛下不聽臣去，是殺臣也。」上曰：「不意卿疑朕如此，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！是直以朕為句踐也！」對曰：「陛下不辦殺臣，故臣求歸；若其既辦，臣安得復言！且殺臣者，非陛下也，乃『五不可』也。陛下向日待臣如此，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，況天下既安，臣敢言乎！」

上良久曰：「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！」對曰：「非也，所不敢言者，乃建寧耳。」上曰：「建寧，朕之愛子，性英果，艱難時有功，朕豈不知之！但因此為小人所教，欲害其兄，圖繼嗣，朕以社稷大計，不得已而除之。卿不細知其故邪？」對曰：「若有此心，廣平當怨之。廣平每與臣言其冤，輒流涕嗚咽。臣今必辭陛下去，始敢言之耳。」上曰：「渠嘗夜捫廣平，意欲加害。」對曰：「此皆出讒人之口，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，肯為此乎！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，臣請用廣平。建寧若有此心，當深憾於臣；而以臣為忠，益相親善，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。」上乃泣下曰：「先生言是也。既往不咎，朕不欲聞之。」

泌曰：「臣所以言之者，非咎既往，乃欲陛下慎將來耳。昔天後有四子，長曰太子弘，天後方圖稱制，惡其聰明，鴆殺之，立次子雍王賢。賢內憂懼，作《黃台瓜辭》，冀以感悟天後。天後不聽，賢卒死於黔中。其辭曰：『種瓜黃台下，瓜熟子離離。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使瓜稀，三摘猶為可，四摘抱蔓歸！』今陛下已一摘矣，慎無再摘！」上愕然曰：「安有是哉！」卿錄是辭，朕當書紳。」對曰：「陛下但識之於心，何必形於外也！」是時廣平王有大功，良娣忌之，潛構流言，故泌言及之。泌復固請歸山，上曰：「俟將發此議之。」

郭子儀引蕃、漢兵追賊至潼關，斬首五千級，克華陰、弘農二郡。關東獻俘百餘人，敕皆斬之；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：「今元惡未除，為賊所污者半天下，聞陛下龍興，鹹思洗心以承聖化，今悉誅之，是驅之使從賊也。」上遽使赦之。

冬，十月，丁未，啖庭瑤至蜀。

壬子，興平軍奏：破賊於武關，克上洛郡。

吐蕃陷西平。

尹子奇久圍睢陽，城中食盡，議棄城東走，張巡、許遠謀，以為：「睢陽，江、淮之保障，若棄之去，賊必乘勝長驅，是無江、淮也。且我眾饑羸，走必不達。古者戰國諸侯，尚相救恤，況密邇群帥乎！不如堅守以待之。」茶紙既盡，遂食馬；馬盡，羅雀掘鼠；雀鼠又盡，巡出愛妾，殺以食士，遠亦殺其奴；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；既盡，繼以男子老弱。人知必死，莫有叛者，所餘才四百人。

癸丑，賊登城，將士病，不能戰。巡西向再拜曰：「臣力竭矣，不能全城，生既無以報陛下，死當為厲鬼以殺賊！」城遂陷，巡、遠俱被執。尹子奇問巡曰：「聞君每戰眥裂齒碎，何也？」巡曰：「吾志吞逆賊，但力不能耳！」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，所餘才三四。子奇義其所為，欲活之。其徒曰：「彼守節者也，終不為吾用。且得士心，存之，將為後患。」乃並南霽雲、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。巡且死，顏色不亂，揚揚如常。生致許遠於洛陽。

巡初守睢陽時，卒僅萬人，城中居人亦且數萬，巡一見問姓名，其後無不識者。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，殺賊卒十二萬人。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，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。人或問其故，巡曰：「今與胡虜戰，雲合鳥散，變態不恆。數步之間，勢有同異。臨機應猝，在於呼吸之間，而動詢大將，事不相及，非知兵之變者也。故吾使兵識將意，將識士情，投之而往，如手之使指。兵將相習，人自為戰，不亦可乎！」自興兵，器械、甲仗皆取之於敵，未嘗自修。每戰，將士或退散，巡立於戰所，謂將士曰：「我不離此，汝為我還決之。」將士莫敢不還死戰，卒破敵。又推誠待人，無所疑隱；臨敵應變，出奇無窮；號令明，賞罰信，與眾共甘苦寒暑，故下爭致死力。

張鎬聞睢陽圍急，倍道亟進，檄浙東、浙西、淮南、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，使共救之。曉素傲很，不受鎬命。比鎬至，睢陽城已陷三日。鎬召曉，杖殺之。

張通儒等收餘眾走保陝，安慶緒悉發洛陽兵，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，就通儒以拒官軍，並舊兵步騎猶十五萬。己未，廣平王俶至曲沃。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，因駐軍嶺北。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，賊依山而陳。子儀等初與之戰，不

利，賊逐之下山。回紇自南山襲其背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。賊驚顧曰：「回紇至矣！」遂潰。官軍與回紇夾擊之，賊大敗，殭屍蔽野。嚴莊、張通儒等棄陝東走，廣平王俶、郭子儀入陝城，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。

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。庚申夜，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，走河北；殺所獲唐將哥舒翰、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。許遠死於偃師。

壬戌，廣平王俶入東京。回紇意猶未厭，俶患之。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，回紇乃止。

成都使還，上皇誥曰：「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，不復來矣。」上憂懼，不知所為。數日後，使者至，言：「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，彷徨不能食，欲不歸；及群臣表至，乃大喜，命食作樂，下誥定行日。」上召李泌告之曰：「皆卿力也！」泌求歸山不已，上固留之，不能得，乃聽歸衡山。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，給三品料。

癸亥，上發鳳翔，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，奉迎上皇。

乙丑，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、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；嚴莊來降。陳留人殺尹子奇，舉郡降。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，亦遣使來降；郭子儀應之緩，承嗣復叛，與武令珣皆走河北。制以瑱為淮南節度使。

丙寅，上至望賢宮，得東京捷奏。丁卯，上入西京。百姓出國門奉迎，二十里不絕，舞躍呼萬歲，有泣者。上入居大明宮。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，搏膺頓首請罪，環之以兵，使百官臨視之。太廟為賊所焚，上素服向廟哭三日。是日，上皇發蜀郡。

安慶緒走保鄴郡，改鄴郡為安成府，改元天成；從騎不過三百，步卒不過千人，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、趙郡、范陽。旬日間，蔡希德自上黨，田承嗣自潁川，武令珣自南陽，各帥所部兵歸之。又召募河北諸郡人，眾至六萬，軍聲復振。

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，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，皆素服悲泣請罪。俶以上旨釋之，尋勒赴西京。己巳，崔器令詣朝堂請罪，如西京百官之儀，然後收系大理、京兆獄。其府縣所由、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，皆收系之。

初，汲郡甄濟，有操行，隱居青巖山，安祿山為採訪使，奏掌書記。濟察祿山有異志，詐得風疾，舁歸家。祿山反，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，封刀召之，濟引首待刀，希德以實病白祿山。後安慶緒亦使人強舁至東京，月餘，會廣平王俶平東京，濟起，詣軍門上謁，俶遣詣京師，上命館之於三司，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，以濟為秘書郎。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，上擢為考功郎中、知制誥。壬申，上御丹鳳樓，下制：「士庶受賊官祿，為賊用者，令三司條件聞奏；其因戰被虜，或所居密近，因與賊往來者，皆聽自首除罪；其子女為賊所污者，勿問。」

癸酉，回紇葉護自東京還，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，上與宴於宣政殿。葉護奏以「軍中馬少，請留其兵於沙苑，自歸取馬，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。」上賜而遣之。

十一月，廣平王俶、郭子儀來自東京，上勞子儀曰：「吾之家國，由卿再造。」

張鎬帥魯炅、來瑱、吳王祗、李嗣業、李奐五節度徇河南、河東郡縣，皆下之；惟能元皓據北海，高秀巖據大同，未下。

己丑，以回紇葉護為司空、忠義王；歲遺回紇絹二萬匹，使就朔方軍受之。

以嚴莊為司農卿。上之在彭原也，更以栗為九廟主；庚寅，朝享於長樂殿。

丙申，上皇至鳳翔，從兵六百餘人，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。上發精騎三千奉迎。十二月，丙午，上皇至咸陽，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。上皇在宮南樓，上釋黃袍，著紫袍，望樓下馬，趨進，拜舞於樓下。上皇降樓，撫上而泣。上捧上皇足，嗚咽不自勝。上皇索黃袍，自為上著之，上伏地頓首固辭。上皇曰：「天數、人心皆歸於汝，使朕得保養餘齒，汝之孝也！」上不得已，受之。父老在仗外，歡呼且拜。上令開仗，縱千餘人入謁上皇，曰：「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，死無恨矣！」上皇不肯居正殿，曰：「此天子之位也。」上固請，自扶上皇登殿。尚食進食，上品嚐而薦之。丁未，將發行宮，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。上皇上馬，上親執鞚。行數步，上皇止之。上乘馬前引，不敢當馳道。上皇謂左右曰：「吾為天子五十年，未為貴；今為天子父，乃貴耳！」左右皆呼萬歲。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，御含元殿，慰撫百官；乃詣長東殿謝九廟主，慟哭久之；即日，幸興慶宮，遂居之。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，上皇不許。

辛亥，以禮部尚書李峴、兵部侍郎呂諲為詳理使，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。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棲筠為詳理判官，棲筠多務平恕，故人皆怨諲、器之刻深，而峴獨得美譽。

戊午，上御丹鳳樓，赦天下，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、王鉷、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。立廣平王俶為楚王，加郭子儀司徒，李光弼司空，自餘蜀郡、靈武扈從立功之臣，皆進階，賜爵，加食邑有差。李憕、盧奕、顏杲卿、袁履謙、許遠、張巡、張介然、蔣清、龐堅等皆加追贈，官其子孫。戰亡之家，給復二載。郡縣來載租、庸三分蠲一。近所改郡名、官名，一依故事。以蜀郡為南京，鳳翔為西京，西京為中京。以張良娣為淑妃，立皇子南陽王人系為趙王，新城王僅為彭王，潁川王僩為兗王，東陽王侹為涇王，璜為襄王，倕為杞王，偲為召王，昭為興王，侗為定王。

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，與其食人，曷若全人。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，表上之，以為：「巡以寡擊眾，以弱制強，保江、淮以待陛下之師，師至而巡死，巡之功大矣。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，愚巡以守死，善遏惡揚，錄瑕棄用，臣竊痛之！巡所以固守者，以待諸軍之救，救不至而食盡，食既盡而及人，乖其素志。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，損數百之眾以全天下，臣猶曰功過相掩，況非其素志乎！今巡死大難，不睹休明，唯其令名是其榮祿。若不時紀錄，恐遠而不傳，使巡生死不遇，誠可悲焉！臣敢撰傳一卷獻上，乞編列史官。」眾議由是始息。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憕等，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，不沾褒贈。甲子，上皇御宣政殿，以傳國寶授上，上始涕泣而受之。

安慶緒之北走也，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、同羅、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，所過俘掠，人物無遺。史思明厚為之備，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，曳落河、六州胡皆降。同羅不從，思明縱兵擊之，同羅大敗，悉奪其所掠，餘眾走歸其國。

慶緒忌思明之強，遣阿史那承慶、安守忠往徵兵，因密圖之。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曰：「大夫崇重，人莫敢言，仁智願一言而死。」思明曰：「何也？」仁智曰：「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，迫於凶威耳，今唐室中興，天子仁聖，大夫誠帥所部歸之，此轉禍為福之計也。」裨將烏承玼說思明曰：「今唐室再造，慶緒葉上露耳。大夫奈何與之俱亡！若歸款朝廷，以自湔洗，易於反掌耳。」思明以為然。

承慶、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，至范陽，思明番眾數萬迎之，相距一里所，使人謂承慶等曰：「相公及王遠至，將士不勝其喜，然邊兵怯懦，懼相公之眾，不敢進，願弛弓以安

之。」承慶等從之。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，別遣人收其甲兵，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，願留者厚賜，分隸諸營。明日。囚承慶等，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，並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。乙丑，子昂至京師。上大喜，以思明為歸義王、范陽節度使，子七人皆除顯官。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，使將所部兵討慶緒。

先是，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，思明召忠志還范陽，以其將薛萼攝恆州刺史，開井陘路，招趙郡太守陸濟，降之；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，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。烏承恩所至宣佈詔旨，滄、瀛、安、深、德、棣等州皆降，雖相州未下，河北率為唐有矣。

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。

郭子儀還東都，經營河北。

崔器、呂諲上言：「諸陷賊官，背國從偽，准律皆應處死。」上欲從之。李峴以為：「賊陷兩京，天子南巡，人自逃生。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，今一概以叛法處死，恐乖仁恕之道。且河北未平，群臣陷賊者尚多，若寬之，足開自新之路；若盡誅之，是堅其附賊之心也。《書》曰：『殲厥渠魁，脅從罔理。』諲、器守文，不達大體。惟陛上圖之。」爭之累日，上從峴議，以六等定罪，重者刑之於市，次賜自盡，次重杖一百，次三等流、貶。壬申，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，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；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。

上欲免張均、張垍死，上皇曰：「均、垍事賊，皆任權要。均仍為賊毀吾家事，罪不可赦！」上叩頭再拜曰：「臣非張說父子，無有今日。臣不能活均、垍，使死者有知，何面目見說於九泉！」因俯伏流涕。上皇命左右扶上起，曰：「張垍為汝長流嶺表，張均必不可活，汝更勿救！」上泣而從命。

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，不坐。頃之，有自賊中來降者，言「唐群臣從安慶緒在鄴者，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，皆自悼，恨失身賊庭；及聞希烈等誅，乃止。」上甚悔之。

臣光曰：為人臣者，策名委質，有死無貳。希烈等或貴為卿相，或親連肺腑，於承平之

日，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，救社稷之危，迎合取容以竊富貴；及四海橫潰，乘輿播越，偷生苟免，顧戀妻子，媚賊稱臣，為之陳力，此乃屠酤之所羞，犬馬之不如。倘更全其首領，復其官爵，是謅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。彼顏杲卿、張巡之徒，世治則擯斥外方，沉抑下僚；世亂則委棄孤城，齑粉寇手。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，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！至於微賤之臣，巡徼之隸，謀議不預，號令不及，朝聞親征之詔，夕失警蹕之所，乃復責其不能扈從，不亦難哉！六等議刑，斯亦可矣，又何悔焉！

故妃韋氏既廢為尼，居禁中，是歲卒。

置左、右神武軍，取元從子弟充，其制皆如四軍，總謂之北牙六軍。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，分左、右廂，號曰英武軍。

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，領蒲、絳等七州；分劍南為東、西川節度，東川領梓、遂等十二州；又置荊澧節度，領荊、澧等五州；夔峽節度，領夔、峽等五州；更安西曰鎮西。

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下乾元元年（戊戌，公元七五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寅，上皇御宣政殿，授冊，加上尊號。上固辭「大聖」之號，上皇不許。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。

先是，官軍既克京城，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在民間，遣使檢括，頗有煩擾；乙酉，敕盡停之，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。

二月，癸卯朔，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。輔國依附張淑妃，判元帥府行軍司馬，勢傾朝野。

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，以為鴻臚卿，充河北招討使。

丁未，上御明鳳門，赦天下，改元。盡免百姓今載租、庸。復以載為年。

庚午，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，充平盧節度使。三月，甲戌，徙楚王俶為成王。

戊寅，立張淑妃為皇后。

鎮西、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。癸巳，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，嗣業與裨將荔非元禮討誅之。

安慶緒之北走也，其平原太守王暕、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；慶緒使其將蔡希德、安太清攻拔之，生擒以歸，咼於鄴市。凡有謀歸者，皆誅及種、族，乃至部曲、州縣、官屬，連坐死者甚眾。又與其群臣歃血盟於鄴南，而人心益離。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，夏，四月，與蔡希德、崔乾祐將步騎二萬，涉沁水攻之，不勝而還。

癸卯，以太子少師虢王巨為河南尹，充東京留守。

辛卯，新主入太廟。甲寅，上享太廟，遂祀昊天上帝；乙卯，御明鳳門，赦天下。

五月，壬午，制停採訪使，改黜陟使為觀察使。

張鎬性簡澹，不事中要，聞史思明請降，上言：「思明凶險，因亂竊位，力強則眾附，勢奪則人離，彼雖人面，心如野獸，難以德懷，願勿假以威權。」又言：「滑州防禦使許叔冀，狡猾多詐，臨難必變，請征入宿衛。」時上以寵納思明，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，皆言思明、叔冀忠懇可信，上以鎬為不切事機，戊子，罷為荊州防禦使；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。

張后生興王佋，才數歲，欲以為嗣。上疑未決，從容謂考功郎中、知制誥李揆曰：「成王長，且有功，朕欲立為太子，卿意何如？」揆再拜賀曰：「此社稷之福，臣不勝大慶！」上喜曰：「朕意決矣。」庚寅，立成王俶為皇太子。揆，玄道之玄孫也。

乙未，以崔圓為太子少師，李麟為少傅，皆罷政事。上頗好鬼神，太常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，每議禮儀，多雜以巫祝俚俗。上悅之，以璵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，謚曰忠節，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。杲卿之死也，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，竟無褒贈。上在鳳翔，顏真卿為御史大夫，泣訴於上。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，具奏其狀於上皇，上皇杖殺通幽。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，因寓居壽陽，為史思明所虜，裹以牛革，送於范陽。會安慶緒初立，有赦，得免。思明降，乃得歸，求

其父屍於東京，得之，遂並袁履謙屍棺斂以歸。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；真卿時為蒲州刺史，使泉明往求之，泉明號泣求訪，哀感路人，久乃得之。泉明詣親故乞索，隨所得多少贖之，先姑姊妹而後其子。姑女為賊所掠，泉明錢二百緡，欲贖己女，閔其姑愁悴，先贖姑女；比更得錢，求其女，已失所在。遇群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，皆與之歸，凡五十餘家，三百餘口，均減資糧，一如親戚。至蒲州，直卿悉加贍給，久之，隨其所適而資送之。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，發棺視之，與杲卿無異，乃始慚服。

六月，己酉，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，從王璵之請也。上嘗不豫，卜雲山川為祟，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。巫恃勢，所過煩擾州縣，干求受贓。黃州有巫，盛年美色，從無賴少年數十，為蠹尤甚，至黃州，宿於驛捨。刺史左震晨至驛，門扃鎖，不可啟，震怒，破鎖而入，曳巫於階下斬之，所從少年悉斃之，籍其贓數十萬，具以狀聞，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，遣中使還京師，上無以罪也。

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嗣業為懷州刺史，充鎮西、北庭行營節度使。

山人韓穎改造新歷，丁巳，初行穎歷。

戊午，敕兩京陷賊官，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；已貶、降者續處分。

太子少師房琯既失職，頗怏怏，多稱疾不朝，而賓客朝夕盈門，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：「琯有文武才，宜大用。」上聞而惡之，下制數琯罪，貶幽州刺史。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，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；皆琯黨也。

初，史思明以列將事來盧軍使烏知義，知義善待之。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，以郡降思明，思明思舊恩而全之。及安慶緒敗，承恩說思明降唐。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，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，陰使圖之；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，賜阿史那承慶鐵券，令共圖思明，上從之。

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，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，諸將以白思明，思明疑未察。會承恩入京師，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。承恩既宣旨，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，帷其床，伏二人於床下。承恩少子在范陽，思明使省其父。夜中，承恩密謂其子曰：「吾受命除此逆胡，當以吾為節度使。」二人於床下大呼而出。思明乃執承恩，索其裝囊，

得鐵券及光弼牒，牒云：「承慶事成則付鐵券；不然，不可付也。」又得簿書數百紙，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。思明責之曰：「我何負於汝而為此！」承恩謝曰：「死罪，此皆李光弼之謀也。」思明乃集將佐吏民，西向大哭曰：「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，何負陛下，而欲殺臣！」遂榜殺承恩父子，連坐死者二百餘人。承恩弟承玼免。思明囚思敬，表上其狀。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：「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，皆承恩所為，殺之甚善。」

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，思明謂諸將曰：「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，上皇自棄之幸蜀，今猶不免於死，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！」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，思明從之，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：「陛下不為臣誅光弼，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。」不矜草表以示思明，及將入函，仁智悉削去之。寫表者以白思明，思明命執二人斬之。仁智事思明久，思明憐，欲活之，復召入，謂曰：「我任使汝垂三十年，今日非我負汝。」仁智大呼曰：「人生會有一死，得盡忠義，死之善者也。今從大夫反，不過延歲月，豈若速死之愈乎！」思明怒，亂捶之，腦流於地。

烏承玼太原，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，充石嶺軍使。

秋，七月，丙戌，初鑄當十大錢，文曰「乾元重寶」，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。

丁亥，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毘伽闕可汗，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。以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，右司郎中李巽副之；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。戊子，又以司勳員餘郎鮮於叔明為瑀副。叔明，仲通之弟也。甲子，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，公主辭訣曰：「國家事重，死且無恨！」上流涕而還。

瑀等至回紇牙帳，可汗衣赭袍胡帽，坐帳中榻上，儀衛甚盛，引瑀等立於帳外，瑀不拜而立，可汗曰：「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，君臣有禮，何得不拜！」瑀與叔明對曰：「向者唐與諸國為婚，皆以宗室女為公主。今天子以可汗有功，自以所生女妻可汗。恩禮至重，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婦翁，坐榻上受冊命邪！」可汗改容，起受冊命。明日，立公主為可敦，舉國皆喜。

乙未，郭子儀入朝。

八月，壬寅，以青、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、濮等六州節度使。

庚戌，李光弼入朝。丙辰，以郭子儀為中書令，光弼為侍中。丁巳，子儀詣行營。

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，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。

九月，庚午朔，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為蒲、同、虢三州節度使。

丙子，招討党項使王仲升斬党項酋長拓跋戎德，傳首。

安慶緒之初至鄴也，雖枝黨離析，猶據七郡六十餘城，甲兵資糧豐備。慶緒不親政事，專以繕台沼樓船、酣飲為事。其大臣高尚、張通儒等爭權不葉，無復綱紀。蔡希德有才略，部兵精銳，而性剛，好直言，通儒譖而殺之；麾下數千人皆逃散，諸將怨怒不為用。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，總中外兵，乾祐愎戾好殺，士卒不附。

庚寅，命朔方郭子儀、淮西魯炅、興平李奐、滑濮許叔冀、鎮西、北庭李嗣業、鄭蔡季廣琛、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；又命河東李光弼、關內、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。上以子儀、光弼皆元勳，難相統屬，故不置元帥，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。觀軍容之名自此始。癸巳，廣州奏：大食、波斯圍州城，刺史韋利見逾城走，二國兵掠倉庫，焚廬舍，浮海而去。

冬，十月，甲辰，冊太子，更名曰豫。自中興以來，群下無復賜物，至是，始有新鑄大錢，百官、六軍沾賚有差。

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，東至獲嘉，破安太清，斬首四千級，捕虜五百人。太清走保衛州，子儀進圍之；丙午，遣使告捷。魯炅自陽武濟，季廣琛、崔光遠自酸棗濟，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。慶緒悉舉鄴中之眾七萬救衛州，分三軍，以崔乾祐將上軍，田承嗣將下軍，慶緒自將中軍。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，令曰：「我退，賊必逐我，汝乃登壘，鼓噪而射之。」既而與慶緒戰，偽退，賊逐之，至壘下，伏兵起射之，矢如雨注，賊還走，子儀復引兵逐之，慶緒大敗。獲其弟慶和，殺之。遂拔衛州。慶緒走，子儀等追之至鄴，許叔冀、董秦、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。慶緒收餘眾拒戰於愁思岡，又敗。前後斬首三萬級，捕虜千人。慶緒乃入城固守，子儀等圍之，李光弼引兵繼至。慶緒窘急，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，且請以位讓之。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，觀望未敢進，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於滏陽，遙為慶緒聲勢。

甲寅，上皇幸化清宮；十一月，丁丑，還京師。

崔光遠拔魏州；丙戌，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為魏州防禦使。會史思明分軍為三，一出邢、洛，一出冀、貝，一自洹水趣魏州。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，十二月，癸卯，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。

甲辰，置浙江西道節度使，領蘇、潤等十州，以升州刺史韋黃裳為之。庚戌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，領越、睦等八州，以戶部尚書李峘為之，兼淮南節度使。

己未，群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；許之。

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，引兵大下，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。賊勢盛，處崟連戰不利，還趣城。賊追至城下，揚言曰：「處崟召我來，何為不出！」光遠信之，腰斬處崟。處崟，驍將，眾所恃也，既死，眾無鬥志，光遠脫身走還汴州。丁卯，思明陷魏州，所殺三萬人。

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，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，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，授以旌節。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，殺玄志之子，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。希逸之母，懷玉姑也，故懷玉立之。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。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。

臣光曰：夫民生有欲，無主則亂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。自天子、諸侯至於卿、大夫、士、庶人，尊卑有分，大小有倫，若綱條之相維，臂指之相使，是以民服事其上，而下無覬覦。其在《周易》，「上天、下澤，履。」象曰：「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」此之謂也。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，以八柄存乎己也。苟或捨之，則彼此之勢均，何以使其下哉！

肅宗遭唐中衰，幸而復國，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；而偷取一時之安，不思永久之患。彼命將帥，統藩維，國之大事也，乃委一介之使，徇行伍之情，無問賢不肖，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。自是之後，積習為常，君臣循守，以為得策，謂之姑息。乃至偏裨士卒，殺逐主帥，亦不治其罪，因以其位任授之。然則爵祿、廢置、殺生、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，亂之生也，庸有極乎！

且夫有國家者，賞善而誅惡，故為善者勸，為惡者懲。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，惡孰大焉！

乃使之擁旄秉鉞，師長一方，是賞之也。賞以勸惡，惡其何所不至乎！《書》云：「遠乃猷。」《詩》云：「猷之未遠，是用大諫。」孔子曰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為天下之政，而專事姑息，其憂患可勝校乎！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，苟得間則攻而族之；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，苟得間則掩而屠之；爭務先發以逞其志，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。如是而求天下之安，其可得乎！跡其厲階，肇於此矣。

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，故晉文公城濮之戰，見其師少長有禮，知其可用。今唐治軍而不顧禮，使士卒得以陵偏裨，偏裨得以陵將帥，則將帥之陵天子，自然之勢也。

由是禍亂繼起，兵革不息，民墜塗炭，無所控訴，凡二百餘年。然後宋受命。太祖始制軍法，使以階級相承，小有違犯，鹹伏斧質。是以上下有敘，令行禁止，四征不庭，無思不服，宇內乂安，兆民允殖，以迄於今，皆由治軍以禮故也。豈非詒謀之遠哉！

是歲，置振武節度使，領鎮北大都護府、麟、勝二州；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。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，領交、陸等十一州。

吐蕃陷河源軍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